



藤萝为枝

著

Devil's
Temperature

黎明前
他会回来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她是谁？

她是他前半生的所有光，

是他的求而不得，

是他的欲望之初。

Devil's Temperature

正午
好书榜

粉丝力量
FANS POWER

微博客户端扫描条形码
为本书打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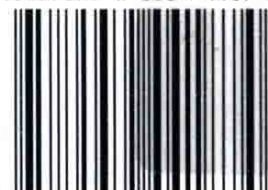


磨铁



陪你凹出读书新姿势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小说
ISBN 978-7-5594-4187-4



9 787559 441874 >

定价：48.00元

藤萝为枝

⑦ 著

Devil's
Temperature

黎明前 他剑归来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黎明前他会归来 / 藤萝为枝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12

ISBN 978-7-5594-4187-4

I . ①黎… II . ①藤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42111 号

黎明前他会归来

藤萝为枝 著

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

特约编辑 谢 演

装帧设计 46 设计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嘉业印刷 (天津) 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1.875

字 数 330 千字

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4187-4

定 价 48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/ Chapter 1 /

你离我远点001

/ Chapter 2 /

贝瑶，回家了043

/ Chapter 3 /

你等我回来呀！083

/ Chapter 4 /

你长大了，裴川139

/ Chapter 5 /

我守了他好多年189

/ Chapter 6 /

汤圆开心汤圆239

/ Chapter 7 /

你乖一点好不好

/ Chapter 8 /



你 离 我 远 点

/ 1 / 重回四岁

一九九六年夏天，大风吹倒幼竹，一群四五岁的孩子纷纷睁大眼睛看天上下的小冰雹。

“这是棒棒冰！可以吃的！”

孩子们欢呼一声，纷纷用小手去接冰雹。

小赵老师忙着给教室角落里的男孩换裤子。小男孩眸光死寂，看着裤子上和轮椅下方黄色的液体，一声也不吭。

一见教室外面不懂事的娃娃们捡了冰雹尝，小赵老师怕出事，也顾不得男孩的裤子正脱到一半，赶紧跑出去阻止。

还留在教室的只有四个小男孩和前排一个发烧睡觉的小女娃。

小男孩中，有个胖墩儿叫陈虎，长得和他的名字一样，虎头虎脑，分外健康，白胖胖的两颊上还有两团高原红，比别的孩子身型大了一圈。

陈虎转着眼珠子，本来在好奇地看着冰雹，谁知忽然闻到了尿液的味道，他耸了耸鼻子，回头，就看到轮椅上的裴川正在提裤子。

可惜，那男孩膝盖以下空空荡荡，根本借不到力，好半晌，才把带着尿液的裤子勉强拉着遮住了隐私部位。

陈虎看到地上的尿液，用孩子特有的、尖锐的、不可思议的语调喊起来：“快看哪！裴川尿裤子了！一地都是。”

几个在教室的男孩纷纷回头，捂住嘴巴。

“好脏啊他！”

“我刚刚就看见了，赵老师在给他换裤子！”

“他还穿着那条裤子呢，快看 he 那里，噫！”

裴川苍白瘦削的小脸染上了羞耻的红潮。他咬着唇，猛地拽下本图画书挡住湿透的裤裆。他发着抖，看向教室外面的老师。

小赵老师抱着最后一个孩子进来，斥责孩子们道：“那叫冰雹，不许吃，知道吗？老师一会儿通知你们爸爸妈妈来接你们！”

怕孩子们不听话，她继续板着脸说：“吃了冰雹的小娃娃再也长不高！”

此言一出，好几个孩子当即白了脸，眼眶蓄着泪，哇哇大哭。

“老师，我是不是再也长不高了……”

小赵老师说：“当然不是，今晚回去多吃点米饭就没事了。”

天真的孩子们破涕为笑。

然而天真的孩子有时候也最为残忍。陈虎指着裴川道：“赵老师，裴川尿裤子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小赵老师这才想起角落的孩子。然而陈虎嚷得大声，班里其他人都听见了。

裴川发着抖，泪珠大颗大颗往下掉。他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……一时间，孩子们稚嫩的议论声响起。

“我三岁就不尿裤子了！”

“妈妈说尿裤子的是脏孩子。”

“裴川没有腿，他还尿裤子，我们以后不和他玩！”

“和他玩也会尿裤子的！”

……

叽叽喳喳的声音，终于将前排发烧的小女孩吵醒了，她叫贝瑶。

贝瑶脸颊潮红，颤了颤长长的睫毛，睁开水汪汪的眼睛。

狂风大作，吹动她的两条羊角辫，贝瑶迟钝地眨眨眼，呼吸灼热。这具稚嫩的身体没有力气，她明明记得自己死了，怎么会……

她垂眸，从小圆桌上直起身子，看着自己软软的还带着肉窝儿的小手。

身后无数人叫嚷着裴川的名字，贝瑶呼吸一滞，不可思议地回头。

记忆里褪色的画面突然鲜明起来，小赵老师这年才二十六岁，带着年轻女老师的温柔和朝气。

而孩子们同仇敌忾地看着角落里小小的一团，露出了嫌恶的目光。

贝瑶越过人群，看见轮椅的大轮子，还有上面小孩子僵硬的身子。

他咬牙抬头，一双因为脸颊瘦削而显得额外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盯着那些懵懂不知事的孩子，然而，下一秒他就垂下了眸子，眼中带泪，看着自己的裤子。

裴……裴川……

虽然只一眼，但贝瑶无比确定，那是小时候的裴川。

五岁的小男孩，断了腿，没法控制生理机能，在教室里尿了裤子，这一幕在所有人记忆中淡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十八年后那个疯狂执拗、冷漠无比的天才电脑高手。

对许多人来说，他是狠辣无情的魔鬼，他疯狂地研究不利于社会安稳的软件。

而魔鬼裴川，现在只是一个刚刚没了双腿的脆弱孩子。

“贝瑶，”一个小女孩说，“我们以后也不和他玩了！”

贝瑶不到四岁，是班上最小的孩子。

贝瑶想不起来上辈子的自己是怎么回答的，总归是应了的。

在幼儿园弄出一地的尿液，对于所有不懂事的孩子来说，都是件羞耻的事情。

何况那个孩子很可怕，他膝盖以下的小腿，被人齐齐斩断了，裤子下半截空空荡荡，孩子们觉得害怕又新奇。

接孩子的家长们匆匆赶来，教室里乱成一团。赵老师推着轮椅离开，顾及小男孩的自尊心，她得快点去厕所帮裴川换好裤子，然后组织孩子们回家。

贝瑶无力地看着裴川被推走，生病的嗓音猫儿叫一样微弱：“裴川……”

谁都没有听见，也没有人回头。

她突然想起二十三岁的裴川，他面无表情地坐在轮椅上，声线硬

邦邦地说要保护她一辈子。小团子贝瑶愣神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趴在桌子上。

该不会是上辈子他付出得太多，这辈子让她还债来了吧？

“裴川，别难过。同学们明天就会忘记啦，老师这里有夹心饼干，吃一块吗？”

裴川低声道：“想回家。”

“那就等妈妈来好不好？”

裴川指尖苍白，低头不说话了。

裴川的母亲是外科医生，有时候一场手术会忙到深夜，父亲是刑警队队长，职位不低，工作也繁忙。两个人的工作都容不得马虎，他们偶尔会拜托邻居接裴川回去。

比如贝瑶、陈虎、方敏君这些小朋友的家长，他们会顺便把裴川带回去。

家长们陆陆续续到了学校，小赵老师得看着孩子，今天另一个女老师请了假，重担在她一个人身上，所以忙不过来。小赵老师把换完裤子的裴川推回教室，拿了积木让他玩。

裴川低着头，一直没有动。

贝瑶用复杂的眼神看着他。

人的一生，如果重来一次，贝瑶最想做什么事？

当然是远离霍旭那个渣男，孝敬爸妈一辈子，完完全全和裴川无关。前提是，裴川没在她死前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她对裴川的感情很复杂。

冰雹铺天盖地，越来越大。不时有匆匆赶来的家长抱怨：“哎哟，这什么鬼天气，上午大太阳，下午就掉冰坨子。”

然后，有自行车的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回家，没车的背着孩子跑。孩子们摆摆手：“赵老师再见！”

“小伟再见！丽丽再见！”

很快，贝瑶的妈妈赵芝兰也打着伞来了。

一九九六年，赵芝兰女士还年轻，眼角没有细纹，蓝色短袖上衣干练，透着活力。

贝瑶的目光从裴川身上移开，看着风风火火跑过来的赵芝兰，眼眶一下就湿了。

赵芝兰抱起她：“哎哟，糟心闺女，哭什么哭，被冰雹吓着啦？”

贝瑶摇摇头，趴在女人背上，有些哽咽。世上只有爸妈对孩子最好，这是多少人知道却没有感悟的道理。

“给，扶着伞。妈妈背你腾不出手，你把伞把儿放我肩上，扶着就成。”

赵芝兰跟小赵老师打过招呼，背着女儿离开。

贝瑶用小手扶着伞，想了许久，回过头。

角落里的小男孩裴川没有看她。

陈虎的爸爸是班上最早来接他走的，小胖墩骑在爸爸肩头上，耀武扬威。

方敏君的奶奶围着围裙，也牵着孙女回了家。

贝瑶顺着裴川的目光看过去，他的眼睛盯在旁边的一小块湿地上。那是小赵老师简单处理那摊尿液后留下的印记。

她想起十八年后男人冰凉又温柔的吻，再看裴川时，心里泛起浅浅的疼。

这个后世让人不可忽视的人物，在幼小稚嫩时竟然如此脆弱又孤独。

贝瑶动了动手指，再想看裴川时，赵芝兰已经背着她一口气跑老远了。

裴川抬眸，黑黢黢的眼睛落在女娃娃被妈妈背着跑远的背影上。

她们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不见。

头顶的冰雹落下，发出噼噼啪啪声，鞭炮一般热闹。贝瑶没有力气，话都说不出来，烧得发昏。最后教室里只剩一个瞳孔漆黑的小男孩，坐在轮椅上。

幼儿园离家不远，倒是离赵芝兰上班的地方很远，赵芝兰腿脚快，

十分钟就顶着冰雹把贝瑶带回了家。

小女娃因为发烧已经睡着了。

晚上贝瑶迷迷糊糊烧醒了，赵芝兰在给她用酒精擦背，无奈叹气：“啥时候发烧的呢？也不知道给老师讲讲，不会烧傻了吧？”

贝立材从外面进来，也过来看闺女，刚才见贝瑶烧成那样，夫妻俩都吓蒙了。好在贝瑶她么爸是个开小药店的医生，过来看了看，又开了药，不然这样的天气，送医院都不行。

一九九六年，家里只有贝瑶一个孩子，弟弟贝军还没有出生，夫妻俩第一次当爸妈，孩子带得就精细些。

贝立材摸摸女儿软乎乎的脸颊：“好点儿了，没那么烫了。”

“明天不去幼儿园了，你明早出门给小赵老师说一下就成了。”

贝瑶半梦半醒，突然听爸妈提到了裴川。

赵芝兰：“那孩子今天没人接，我看娟儿现在都没下班，裴浩斌也还没回家呢！”

“那么小的娃，下半辈子就毁了，唉……”

父母低低的叹息声幽幽入梦来。

贝瑶想起若干年后那个冷漠的男人挣扎着跌下轮椅拥抱自己的模样。

他们都说他是魔鬼，她也有些怕他沉默寡言的模样。

可那个“魔鬼”现在还只是个小男娃。

到了天大亮，贝瑶才睁开眼睛，烧已经退了不少。

赵芝兰在做早饭，贝瑶房间的门开着。

贝立材去厨房，说：“刚刚去跟小赵老师请假了，但是她说……”

沉重的叹息声传来：“裴川一整夜都没人接……”

贝瑶微怔。

昨夜降温，夏夜最冷。裴川没能等来世界上任何一个人。

小孩子康复能力不错，吃早饭的时候，贝瑶已经好了很多。

赵芝兰跟工厂请了假，专门照顾贝瑶。她在一家制衣厂上班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缝纫机前做衣服，一个月工资有四百三十块钱，算得上不错的待遇。

早饭是一碗稀饭、一碗泡菜，全家只有贝瑶碗里有一个白胖胖的鸡蛋。

从楼道里传来下楼的声音，然后门外女人声音尖细地喊：“赵芝兰！”

赵芝兰高声回道：“今天不去上班，我请假了，你走吧。”

女人嘀咕道：“不早说。”然后扭着腰走了。

贝瑶抬头看妈妈，果然见妈妈沉着脸。

那个女人叫赵秀，和赵芝兰以前是一个村的，说来也巧，两人都嫁到了C市，在制衣厂工作。婚后，同年怀孕，都在八月生下女儿。身边的人就不免拿赵秀和赵芝兰比较。

偏偏赵芝兰什么也比不过赵秀。

赵芝兰的老公，也就是贝瑶的爸爸，在砖瓦厂工作，工作艰辛，工资还不高。赵秀的老公是个小学数学老师，受人尊敬，工作体面。

单这样赵芝兰还不至于小气，主要是比女儿。

赵秀生的女儿叫方敏君，比贝瑶大半个月。方敏君生得粉嫩可爱，没有同龄人的圆润，她秀气端正，跟“小玉女”似的。谁见了都说这孩子长得美。

一对比，贝瑶就成了被碾压的那个。

四岁的贝瑶，虽然眼睛很大，但因为从小就吃得多，整个人圆嘟嘟的。赵秀每每见到，都捂着嘴笑：“瑶瑶吃了什么，小手的肉比我家敏敏的多了一圈。”

明着夸奖，暗着嘲讽。因为赵芝兰就胖，她在暗指遗传问题。

贝瑶见妈妈脸色不好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她家家境一直很一般，运气问题真没法比。后来，方敏君家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搬走了，买了新房子，新房子在两年后拆迁，又分到了两套房。方敏君家越过越好，反倒是她家因为把钱借给了舅舅，一直住在老房子里。

只有一点贝家完全逆袭了。

后来，方敏君长残了，“小玉女”成了刻薄相。而贝瑶，“抽条”以后仿佛嫩叶舒展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成了C市六中的校花。

但贝瑶也没法在此时安慰妈妈，说她以后会变好看的。即便说了，应该也只会被赵芝兰当作小孩子家说胡话。贝瑶昨晚迷迷瞪瞪想了一整晚，重生这种事太玄乎了。她感激能重来一回，重新拥有一切，因此打算乖乖做个四岁的小女娃，守在爸妈身边为他们养老，这辈子哪怕不嫁，也不会再害得爸妈人到中年还在为她的事情受累绝望。

她乖巧地吃完了饭，赵芝兰给她抹了抹嘴巴。

贝瑶用小奶音道：“妈妈，我要去幼儿园。”

赵芝兰笑道：“往常赶你去都赶不出门，今天生病怎么反倒要去了？”

贝瑶生着病，嗓音软绵绵的：“我想去。”她眼神恳切，大眼睛湿漉漉的。

赵芝兰心软，摸了摸她的额头：“那下午再去。”

贝瑶想起早上爸爸说的话，裴川一晚上都没人接，她有些不安。然而四岁的孩子并做不了主，她只能听赵芝兰的话。

到了下午，贝瑶顺利被送去了幼儿园。

幼儿园门口栽了几棵椿树，一摸就会沾上臭味。而园子里则栽着几株梅花，冬天时香气扑鼻。一九九六年的幼儿园设备简陋，只有木板做的两个跷跷板，孤零零地安置在院子里。

夏天天气变化快，太阳一出来，冰雹融化，跷跷板被打湿，暂时也不能用了。

小赵老师在组织孩子们玩游戏。

小吴老师下周才会来，赵老师一个人忙得脚不沾地。

赵芝兰把贝瑶软乎乎的小手交到小赵老师手上时，贝瑶往教室里面看了看：孩子们在玩丢手绢游戏。其他人都在拍着手唱歌，只有一个人没有……

裴川偏过头，对上了贝瑶的眼神。

他眼中空洞洞的，什么也没有。

不过片刻，他便回过了头，不再看她。

裴川也被安置在孩子们中间，他没有双腿，无疑是幼儿园里最特殊的孩子。小赵老师可怜他，孩子们害怕他又讨厌他，这样矛盾的存在，让他似乎成了整个幼儿园的累赘。

因此裴川和所有人格格不入。

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唱着歌，小赵老师笑着把贝瑶安置在孩子们中间。贝瑶对面就是裴川。

“丢呀丢呀丢手绢，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捉住他，快点快点捉住他……”

手绢掉落在陈虎身后，小胖子没反应过来，等小朋友们都哈哈笑着看他时，陈虎才猛然转过头。看见自己身后的蓝色手绢，他像颗小肉球一样蹦起来去捉人，结果，前面的孩子早就回到了自己位子上。

陈虎很郁闷，他无奈地成了下一轮丢手绢的人，只好先唱了首老师教的儿歌，然后继续游戏。

围成一圈的四五岁大的孩子们拍着手唱着：“丢呀丢呀丢手绢……”

在孩子们稚嫩的歌声中，小胖子眼珠子一转，看向轮椅上的裴川。贝瑶的心突地一跳，上辈子的这一天她没来幼儿园，等第二天再到幼儿园时，就发现裴川再也不开口说话了，他甚至拒绝来幼儿园，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。

他当时究竟经历了什么？

歌继续唱着，小胖墩儿陈虎把手绢丢在了裴川身后。而这时小赵老师带着一个肚子痛的小孩子去上厕所了。

全场猛然静了下来，就算是孩子，也敏感地知道，裴川没有腿，他

抓不住任何人。

裴川回头，低眸看见了自己身后的手绢。

陈虎冲他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，孩子们被他滑稽的模样逗得咯咯笑起来。

小裴川咬牙，一面扶着低矮的轮椅，一面努力弯下腰。

陈虎指着他哈哈大笑。

贝瑶心跳得很快，别捡……不要去捡……

夏日的椿树上蝉鸣声阵阵。

裴川死死咬着唇，吃力地把手绢捡了起来。他的眸子又黑又沉，像是沉默的深渊。

在所有孩子的笑声中，他细瘦的手臂开始使劲驱使轮椅向前。

可惜五岁这年，他刚不幸断了双腿，并不熟悉轮椅。那轮椅慢得仿佛蜗牛在爬。

孩子们的惊呼声驱使着他向前，他谁也不看，残缺的腿上搭着那条蓝手绢，去追前面的陈虎。

知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。

陈虎故意跑得很慢，捂着肚子笑。

裴川推歪了方向。

他掌控不了轮椅的方向，也不懂如何用力。

在五岁的这个夏天，他犹如一头困兽，暴躁又绝望地驱动着轮椅追逐，倔强不服输。

不懂事的孩子们都在笑他。

他含着眼泪，想抓住点什么东西，于是，一遍又一遍调整轮椅。

贝瑶呆呆地睁着杏眼看他。

长大后就忘记了童年的很多事，在她的记忆里，裴川是个没有腿的残疾少年，可也仅此而已，她的人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如果不是他成了“魔鬼”，还曾面无表情地保护过她，可能重来一辈子她也不会多关注他。

他是世人的魔鬼，可他是贝瑶的恩人。

他把她当作心肝暗暗喜欢了一辈子。

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。

等陈虎又蹦又跳跑过来的时候，贝瑶笨拙地转身抱住了陈虎的腿。

陈虎叫嚷起来：“贝瑶，你放手，你做什么？”小胖子捶胸顿足，要把贝瑶甩开。

四岁女娃娃的身体没有力气，小胖子则像头小蛮牛，贝瑶眼看就要抱不住他了。

贝瑶眼睛一眨，像块牛皮糖一样，整个身体趴在地上，紧紧抱着小胖子的腿不撒手。五岁的小胖子力气再大，也不可能带着“小牛皮糖”跑圈圈。

幼儿园里顿时闹成一团。

七月的夏天天气炎热，贝瑶穿着一条豆绿色布短裤，堪堪到膝盖的长度，裸露的小腿很快被地面磨红了。

陈虎怎么也挣不开，最后哇的一声哭了。

贝瑶也蒙了。

她茫然地抬头看着号啕大哭的小胖子，又转过头去看不远处的裴川。他……他怎么还不过来抓？她把陈虎弄哭了怎么办？

裴川拿着那条蓝色的手绢垂眸，她抬眸，在夏天的阳光里分外烂漫的一双杏儿眼，无措又茫然地仰望他。

陈虎哇哇大哭，声音高亢，像是被拔了毛的公鸡，哭出鼻涕泡泡。

裴川看着她湿漉漉的眼睛，还有被她困住、急得直跳脚的陈虎。

他抿抿唇，把手绢丢在了地上，不再看他们一眼，吃力地推着轮椅朝门口而去。

手帕落在贝瑶面前，她还趴着，保持着困住陈虎的姿势，不知道该不该松手。

陈虎哭得很大声，幼儿园里年龄小的孩子也跟着哭起来。小赵老师一进门就看见这景象，她赶紧上前去把小贝瑶抱起来。